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
第十回 蔣青巖堅辭坦腹 袁太守強贅乘龍

詞曰：誰想這姻緣，陸地胡纏。金閨久已聘嬋娟。任爾嘮叨心不轉，與石同堅。計就假相板，酒改如官。把人沈醉在樽前。扶入洞房如夢裏，兩不相干。

右調《浪淘沙》

且說伴雲那小廝，因望見前街上跳獅子，便悄悄撇了蔣青巖，從人空裏躡去觀看，及至回來，不見了主人，四下尋覓，絕無蹤影，心中想道：“莫不是相公先回下處去了？”急急奔到下處，不見主人。伴雲急得跌腳，只得拉了兩個院子，一路同到前街後巷，高聲大叫道：“相公！相公！”叫了半晌，沒人答應，伴雲向院子道：“看燈的相公甚多，恐我家相公一時聽不出我們大家，叫蔣相公纔是。”說罷，一齊又叫道：“蔣相公，蔣相公。”整整叫了一更天氣，那裏有半點影響。內中有一個院子道：“相公又不是小孩子，難道這等大路就不認得回來，只怕弄出甚事來，被人拉去了。我們且回去，明早再作道理。”又一個院子埋怨伴雲道：“你這貪玩的孩子，滿街上都有燈，跟著相公也看得，為甚撇了他，包你明日有三十個竹片打哩。”伴雲聞言，急得哭將起來，三人只得且回下處，和衣睡倒。

到雞鳴的時節，聽得外面打門，院子忙忙起去開門，卻是蔣青巖回來了。覺得滿身香氣，全無怒意。只問道：“伴雲可曾回來？”院子道：“回來了。小的們又四處找尋相公一回，不知相公在那裏？”蔣青巖也不做聲，走到房中，從新脫了衣服去睡，睡在枕上，想道：“夜來這段姻緣真是奇遇，只可惜我有大事在身，不能久留，不然竟可與蘭英時常往來。”又道：“那婦人雖在我身上多情，卻不是個正氣的人，萬一被他家人曉得，豈不弄起醜來，到不如做個一宿之緣，從此丟下了吧。”這蔣青巖雖是這等想，怎奈色能迷人，終是割捨不下。睡到日中纔起來，又同媒婆去看了幾家女子，回到下處。吃過晚飯，坐在一更時分，也不帶伴雲，竟自一個換了新衣，分付院子道：“我在這不遠一個人家閑談，恐回來遲，你們在下處看守行李，不必跟隨。”說罷，竟獨自一個從黑影裏望皮別駕後門首來。怎奈天氣尚早，裏面無人照應，蔣青巖只得又到前街後巷上混了一會，聽得誰樓上已是一更盡了，然後轉來。那青衣女子已站在後門外等候，見蔣青巖到了，忙請進去，二人竟往蘭英臥房中來。蘭英接住，歡喜非常，捏著蔣青巖的手道：“郎君真信人也。”當夜枕席之歡，極盡情態，蘭英將紫玉鳳釵一枝、玉硯二方贈與蔣青巖作表記。二人睡到雞鳴，依舊送蔣青巖出來。蔣青巖回到下處，梳洗完畢，閑坐一會，又有幾個媒婆來請去相親。蔣青巖道：“春光和暖，正好在街市上看看光景，不必僱轎。”只叫伴雲相隨，同了媒婆步行，到處相了一回，都不中意，眾媒婆各自散去。

蔣青巖主僕二人在街上閑步，忽聽得鳴鑼響道，眾店一齊收了招牌，說道：“太爺來了。”蔣青巖聞得，走到一個古董店門首站了，讓他過去。那職事過了半晌，方纔是一把黃傘，罩了一乘四人顯轎，轎上坐了太守。那太守在轎上，一雙眼不轉睛地將蔣青巖看了一回，忙喚一個皂隸分付道：“你可去問那古董門首站的那位少年相公姓甚，住在那裏，即便趕上來回話。”那皂隸領命，忙走到古董店前，看著蔣青巖說道：“小的奉本府太爺之命，來問相公尊姓，尊府何處？”蔣青巖不知為甚緣故，又不好欺他，只得紈直答道：“我姓蔣，是建康人，下在瓊花觀又玄房內。”那皂隸問古董店上借了紙筆，記寫明白，飛奔去回覆太守不題。

卻說蔣青巖見太守問他的姓名，心中著寔疑惑。回到下處，正分付院子收拾早飯，只見先前那皂隸手中拿了一個名帖，忙忙走進下處來，向蔣青巖道：“小的奉太爺之命，請相公進衙一會，有名帖在此；還有小轎一乘，在外伺候，求相公即便起身，太爺在後堂等候。”蔣青巖叫伴雲接上名帖來，看那帖子上面寫著“即刻候教”，下面寫著“通家侍生袁直拜。”蔣青巖看了名帖，向那皂隸說道：“我與你太爺素不相知，可知請我做甚？”那皂隸道：“小的不知，相公自去相見便曉得。”蔣青巖見那袁太守請，料非惡意，便寫了一個“憐治晚生”的帖子，吃了飯，帶了伴雲和一個院子跟隨，坐了轎子，竟往太守衙中來。

原來這袁太守是隋朝上柱國韓擒虎的外甥，山西平陽府人，登第未久，借母舅的勢力，不上數年便做到揚州太守，為官到也清廉，只是性氣剛直，他要行的事，別人一毫也違他不得。因此，這揚州人起他一個混名，叫做袁鐵鎗。說休饒舌，卻說蔣青巖到了太守衙門首，那皂隸請他到後衙門外下了轎，左右隨即傳梆，忙忙開門，請蔣青巖進去。那袁太守笑臉相迎，攜著蔣青巖的手同到堂上，敘禮安坐畢，蔣青巖打一恭道：“晚生素未登龍，忽蒙臺召，不審有何見諭？”袁太守道：“學生日勞吏事，不知高賢辱臨敝治，有失迎迓。適喜從途中望見芝宇，真如鶴立雞群，玉山紈目，特專刺奉迎，欲一領清談，幸勿以俗吏見棄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晚生一介書生，纔疏學淺，謬蒙青盼，但恐有負老先生知人之明。”袁太守笑道：“足下太謙了，敢請尊號？”蔣青巖道：“賤字青岩。”太守又細問蔣青巖的家世門第，蔣青巖一一說了。袁太守道：“原來尊就是陳朝大司馬蔣公，學生失敬了。不知足下尊庚幾何，曾有家室否？”蔣青巖道：“賤庚今年二十，已曾聘下，尚未完娶。”袁太守又問所聘何人，幾時完娶，蔣青巖道：“家岳乃前朝湖州刺史華某，吉期約在春末夏初。”袁太守聞言不語，分付左右擺上酒席，賓主二人對飲，飲酒中間說了許多古今成敗及眼前時政。袁太守見蔣青巖少年博學，而且氣度軒昂，語言清奇，心中甚是歎羨。即屏門內立了許多內眷，一個個都偷眼看蔣青巖的人品。飲到更闌，蔣青巖起身告別，袁太守再三相留，蔣青巖只得又坐下，袁太守道：“學生敝衙門今日有一件訟事，甚是難斷，要請足下替學生想個斷法。”蔣青巖道：“老祖臺明比神君，自能片言折獄，何以過問書生？”袁太守道：“學生寔寔躊躇不決，足下休說套話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不知卻是一件甚麼事情？”袁太守道：“本地方有一個書生，先曾聘了一個貧家之女為妻，未及完娶；後又聘了一個富家之女。于今那貧女之父告到學生案下，道那書生停婚再聘。那書生道，是那富家勢逼為親的，那富女之父也投了一張詞來，道他女兒情願讓貧女為姐，他肯甘做妹子，若不依從他，他便終身不嫁，大家爭論。此事如何處治？”蔣青巖道：“此事果費躊躇，況斷離一事，從來為民上者所不忍為。聽那富女之言，不覺可憫，依晚生的愚見，還是將貧富兩家之女都斷歸那書生，只以受聘之先後分大小便了，不知老祖臺意下如何？”袁太守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學生本意也是如此，明日就依這主意審決便是。”又飲了一會，直到二鼓方散，袁太守仍舊分付先前的轎子，送他回寓。按下不題。

再說這袁太守，有兩兒一女，兒子尚幼，女兒年已十六，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，名喚秋蟾。這秋蟾小姐生得如花似玉，德性賢良，又且聰明伶俐，知書達禮。袁太守夫婦愛之如寶，幾番要替他擇婿，絕沒個中意的。今日忽然撞見蔣青巖，滿心歡喜，便是那袁夫人在屏門後張見，也十分中意，都要將秋蟾小姐招他為婿。怎奈聽蔣青巖已經定親。夫妻二人著寔躊躇不舍。袁太守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我自自有主意。”至次日，喚了四個官媒到內衙，分付道：“你四人可到那瓊花觀又玄房，去見那建康蔣相公，說本府有一位小姐，要招他為婿，一切財禮不煩費得。他若准之時，重重賞你；如若不准，也速來回話。”

四個官媒領命，飛奔來到瓊花觀內，找到蔣青巖下處。這蔣青巖此時真個是：
紅鸞天喜心相照，願與仙郎較合歡。

那李半仙之言，真個不差。四個官媒一齊向蔣青巖磕了頭，便將袁太守著他四人來說親的話說了一遍。蔣青巖道：“我昨日已向太爺說，我已聘了華老爺的小姐，只在目下完婚，怎生又有這番說話？你四人可去多多拜上太爺，道我已經有親，此事斷難從命，容日後負荊請罪便了。”官媒道：“蔣相公莫要錯了這頭美親，袁老爺是黃堂太守，又是當朝上柱國韓老爺的外甥；那袁小姐生得千嬌百媚，直賽過蕊宮仙子、月殿嫦娥，德性又好，文纔又高，尋常多少公子王孫，要問他一聲也不能夠。于今太爺反來求相公，相公何以不允？且大人家兩妻的甚多，這礙著甚事，求相公允了的好。”蔣青巖只是搖頭道：“做不得，做不得。”四個官媒又再四求懇，見蔣青巖再不轉口，只得回覆太守。

袁太守聞言不悅，道：“這癡子，難道我現任的太守，到不如林下的刺史麼？”又分付四個官媒道：“你們再去向蔣相公說道。若是蔣相公不肯依從，便紈依昨日那斷官事的主意便了。”那官媒只得又到蔣青巖身邊來，將袁太守方纔之言說了。蔣青巖聽了，暗

暗驚道：“原來他昨日說的那件官事，是借來套我口氣的。”向那官媒道：“你和太爺說道，太爺是巍巍太守，不比那打官事的人家，我已心感太爺之情，不必苦苦相強。”四個官媒又來復命，袁太守怒道：“你們去吧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裏面夫人聽得，忙出來問，袁太守道：“他竟不肯依從，于今我也不去求他。”又向夫人耳邊如此如此說了一會。夫人點了一點頭，進去了。

袁太守分付左右，打轎到瓊花觀去拜蔣相公，左右連忙擺了職事，請太守上轎，竟往瓊花觀來。那衙役先將拜帖投到蔣相公下處，眾道士忙忙開了大殿，擺兩張椅子，一齊出門迎接。不半晌，袁太守到了，蔣青巖走到門外迎住，一同到殿上見了禮，賓主二人坐下。袁太守故意笑道：“適間冒瀆尊聽，抱罪良多，不意足下心如鐵石，可敬，可敬。”蔣青巖謝道：“蒙老祖臺高誼，晚生銘刻難忘，方命之罪寔不得已，正欲負荊階下，不意大駕先臨，望乞寬宥。”袁太守道：“即此一端，足見足下人品，學生方且自愧，何敢見怪！今日署中紅梅大開，學生恐足下寓中寂寞，特備一卮，欲屈足下同賞，幸即命駕。”蔣青巖心中因卻婚一事，恐他有計，再三推辭托故。袁太守道：“想是足下怪學生不曾莊啟。”隨即分付隨身的書吏，補上一個六葉的請啟來。蔣青巖見袁太守如此，只道他是真誠，不得已說道：“既然老祖臺決意相召，晚生即當趨赴便了。”袁太守喜道：“如此方見我輩忘形之交。”又說了幾句閑話，方纔起身。臨上轎時，又著一個門子在此，候蔣相公同去。

蔣青巖果然分付院子僱了轎，起身到太守衙中去。不一會到了。那袁太守依舊歡天喜地相迎，這日衙中的酒席十分齊整，兩班子弟合唱。蔣青巖到未半晌，便吹打坐席，席間就是主客二：人。那袁太守是山西人，酒量極大，和蔣青巖兩人先還是小杯，到撤席之後，便喚了大犀杯。袁太守也不看戲，將兩席合做一席，守住蔣青巖，要杯杯見底。怎奈蔣青巖的量只中平，那裏對得袁太守過，吃了半晌，早已醺然大醉。袁太守又再三強勸，只得又吃幾杯，把蔣青巖醉得如泥，睡在椅上。袁太守分付戲子回去，又叫過蔣家的院子來，說道：“你主人醉了，不能坐轎，留在我的衙中宿了，你們明日來接吧。”那院子只得回去。

袁太守見眾人都散了，分付將宅門緊閉，衙內走出二三十個丫頭、養娘來，手中捧了新衣花紅，走到蔣青巖身邊，一齊動手，替蔣青巖換了一身新郎的衣服，披紅插花起來。又有兩個官媒在旁唱禮撤帳。眾丫頭、養娘七手八腳，扶的扶，抬的抬，竟把蔣青巖送到秋蟾小姐的繡房中來。那秋蟾小姐也是濃粧艷服，新娘打扮。袁太守夫婦分付官媒扶蔣青巖同秋蟾小姐坐帳，此時蔣青巖正在醉鄉，那裏曉得人事，任他們撮弄。坐帳已畢，兩個官媒便先送蔣青巖在小姐床上睡倒，將繡房倒扣了，他們各自散去，只有小姐房中兩個丫頭輕綉和岫雲在門外伺候。那秋蟾小姐終是個女孩兒，動也不動，坐在花燭之下。

蔣青巖在床上鼾鼾熟睡，直到天明方纔清醒，口中叫道：“伴雲，遞尿壺來。”叫了幾聲，不見人答應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鴛衾繡枕，錦帳牙床，不覺大驚道：“中計了。”連忙掀開帳子，看見一位佳人，千嬌百媚，端坐在床前。蔣青巖急急穿上鞋子，要往外走，怎奈門兒反扣，只得叫道：“開門！開門！”外面輕綉和岫雲答應道：“天氣尚早，姑爺請再睡睡。”蔣青巖聽了，一發焦躁，如坐針氈。又過了一會，那官媒和養娘們纔來開了門，捧進湯水來。蔣青巖便要往外走，那官媒道：“蔣相公，前面是夫人及小夫人們臥房，出去不得。”蔣青巖沒得計較，只是亂嚷。此時袁太守夫婦已梳洗完了，同到女兒房中來，蔣青巖見了，也不待袁太守開口，便嚷道：“老祖臺為人公祖，怎生陷人于不義？若決要強逼為婚，我便撞殺在此。”袁太守冷笑道：“你真是個癡子，我本堂堂太守，情願將千金小姐招你為婿，也不玷辱了你。你若依從，我與你便是翁婿；倘若因辭，我便叫人將你拿住，你的罪名卻也不小，你還自己三思。”蔣青巖聽說，啞口無言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此來單為柔玉小姐和岳丈的事，若不從他，似此光景，料他不肯輕輕放過，萬一他將不義之名冤賴于我，那時我便說得明白，也耽遲了日子，豈不誤了大事。于今沒奈何，只得應承了他，再作道理。”躊躇已定，向袁太守說道：“既蒙老祖臺決意見愛，待晚生權時定下，候晚生與華小姐成親之後，再來完娶，不知可否？”袁太守聞言道：“此說也還通得，只不知異日華小姐與小女怎生相稱？”蔣青巖道：“老祖臺已有公案在前，只作姊妹稱呼便了。”袁太守嘎嘎笑道：“這也使得，我便依你，你可將隨身之物留一件在此作聘。”蔣青巖想了一想，無甚物件，止有金簪一枝，是他父親的遺物，常帶在頭，只得除將下來，遞與袁太守，道：“晚生身邊並不從帶得甚物件，止有此簪，乃先君遺物，權留作聘，異日再備六禮，如何？”袁太守道：“既是令先尊的遺物，一發妙了。”連忙接到手中，遞與秋蟾小姐收了，便攜了蔣青巖的手回到廳上，分付官媒鋪下氈子，袁太守夫婦每人受了蔣青巖兩拜，夫人便進內去了，以新紈依翁婿禮坐下。

此時伴雲和院子已在門外等候，袁太守留蔣青巖吃飯，飯罷起身，回到下處。蔣青巖想起夜間之事，不覺大笑，喚一個老年院子到眼前，將袁太守昨夜的行止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“我偏生這般冤孽事多，我想揚州的女子也只中平，料沒有絕色。我在此一刻千金，華老爺在京不知怎生懸望，我不如明日去辭袁太爺，往建康去走一遭，再作商議。”院子道：“相公之言極是，但那華姑老爺處，須是相公寫一封書，差一個人先去安慰他一番，說道此處有些光景，不久就到京；再修一書去囑李半仙，托他周全，如此方妥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你言有理，我今日便修書，明日就打發人去。你可到外面伺候，若有媒婆到來，你們只管先去看，倘看得中意，再來請我。”那院子領命去了。蔣青巖在房中休息了一會，然後打點修書，備了一封厚禮，去送李半仙。忙了半日，書禮完備，就叫一個院子過來，著他進京去看華刺史，分付明白，與他二十兩銀子作盤纏，叫他明早起身。天氣已晚，伴雲上進燈來，蔣青巖坐在房中，想起昨夜不曾到沈蘭英那裏去，今夜要去別他。正思想之間，只見伴雲來說道：“外面有一個丫頭要見相公。”蔣青巖知是蘭英使宜春來了，忙道：“悄悄喚他進來。”只見那女子輕輕走到跟前，果然是宜春。那丫頭手中拿了許多東西，悄悄向蔣青巖道：“蔣相公，俺家蘭娘多多拜上，問相公昨夜為甚不去，蘭娘直等到雞鳴纔睡。請相公今夜早些過去，這是蘭娘送與相公用的沉香、芥片、青果、松子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多謝你蘭娘厚惠，我昨夜因有事失約，今夜必來。”蔣青巖取了一塊銀子打發宜春，說道：“你且先去，我隨後就到。”那宜春去了。正是：

世間色是心頭賊，男女相逢不肯休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